

著名作家冰
心老人70年前曾
写到：“成功的花，
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！
然而当初她的芽儿，浸透了

奋斗的泪泉，洒
遍了牺牲的血雨”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得失我心知

主编 杨选民 许秀华



古凡友之
吕相迪

张映哲
鲁彦周
金淑之

陈世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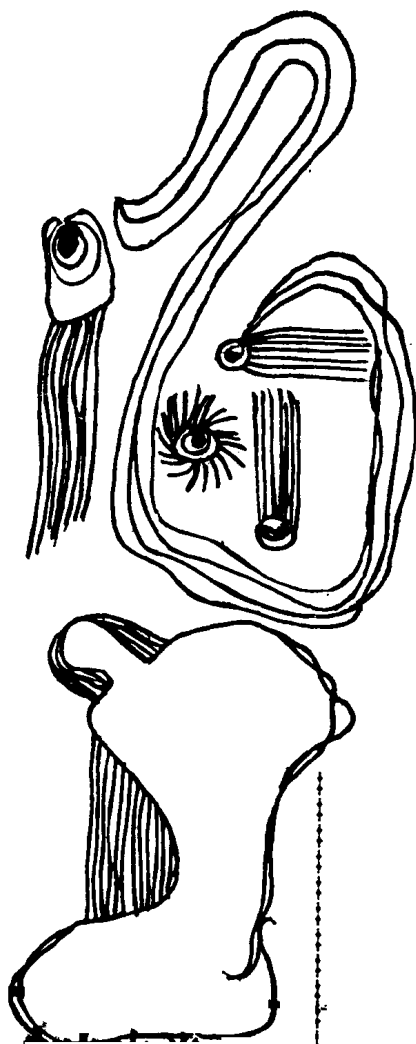
曹灿
胡德凤

马加
雷平
张逸生
葛国政

名人得失谈
杨选民 主编
许秀华

得失我心知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金 平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面设计:李 军

书 名 得失我心知

中国名人得失谈(第四册) 定价 4.90 元

编 者 杨选民 许秀华 ISBN7—5411—0893—6/L.823

1992 年 8 月 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数 1—5,000 册

印张 8.875 插页 3 字数 199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内 容 简 介

得意淡然，失意泰然；沉浮不计，荣辱不惊——这是自老庄之后人们精神修养的古老文化传统。而投身于社会主义蓬勃事业的文化名人，已经在各自的奋斗中为其注入了新的思想、增添了新的光华——

著名摄影家吕相友长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拍照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朱德、贺龙、董必武等光彩照人的摄影佳作，就出自他的镜头。

著名画家古元深深怀念着淮海战役中硝烟滚滚的碾庄，他的艺术诞生在那里。音乐家张映哲唱起了《蝶恋花》，连同胡德风指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成为人生永恒的瞬间。作家鲁彦周、陈世旭的《天云山传奇》和《小镇上的将军》，至今还具有艺术魅力，而读者却不知道这两部作品诞生的前前后后。戏剧家罗民池演了40年杨白劳，为艺术形象倾尽心血；雷平在《抓壮丁》中扮演三嫂子，一口方言倾倒多少人！风姿动人的曲艺家吴苹告诉你，当年她和毛主席跳舞是何等心情。“故事大王”曹灿绘声绘色讲《水浒》，一开口迷住多少大人小孩！你可曾知道，他身高仅一米六二，正是因为难登舞台才使他成为优秀的播音员

.....

古人说得好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

名人得失谈，道理在一言：人生易老，青春苦短，成功的道路
千万条，全靠自己登攀！

目 录

古 元	书画家	碾庄的怀念	1
方滨生	书画家	自强不息	6
乐图南	书画家	得意之作《经石峪》.....	13
吕学端	书画家	一则以喜 一则以悲.....	15
雷 平	戏剧家	得失皆自《抓壮丁》.....	19
黄 虹	音乐家	永不消逝的记忆.....	24
张映哲	歌唱家	我唱起了《蝶恋花》.....	28
胡德风	音乐家	瞬间永恒.....	32
鲁彦周	作 家	寒冷的世界温暖的风.....	39
谷斯范	作 家	“得”而不知是宝.....	46
陈世旭	作 家	生命之舟.....	51
王立道	作 家	彩色的欲望.....	58
徐安石	编辑家	三栖杂感.....	63
王曼力	舞蹈家	失何尝不是得.....	67
黄 石	舞蹈家	得失相随 悠悠情深	71
陈 冲	舞蹈理论家	做嫁衣人的喜悦.....	74
刘雪涛	戏剧家	得失我心知.....	78

鲍占元	戏剧家	得失心系喜剧队.....	81
王德彰	戏剧家	书 梦.....	86
吴 革	曲艺家	我和毛主席跳舞.....	90
李绪良	曲艺家	难忘的两刻.....	95
孙镇业	曲艺家	吹尽寒沙始到金	103
徐静波	书法家	打 虎	108
郭永昌	书法家	从将军到书法家	111
唐荣臻	书法家	辛勤耕耘 不问得失.....	113
吴成章	书画家	四十咏叹	116
刘铁平	书法家	我的学书道路	120
杨春洲	摄影家	十年办学	125
袁汝迅	摄影家	一次特殊的任务	129
吴 群	摄影家	新中国诞生的历史瞬间	134
杨奎章	书画家	得失由人不在天	140
葛国政	作 家	前面就是芳草地	146
刘 谦	作 家	两个真实的故事	152
海 南	作 家	苦难的辉煌	159
傅子奎	作 家	想起那一年	163
王忠瑜	作 家	选择生活	168
曹 灿	戏剧家	天生我材必有用	173
罗民池	戏剧家	演了 40 年杨白劳.....	178
凤 子	戏剧家	彩色人生的点缀	184
袁毅平	摄影家	终于拍下了《东方红》.....	191
吴祖强	音乐家	《二泉映月》从二胡曲到弦乐 ..	196
范小青	作 家	角 度	202
叶延滨	诗 人	人生得失一笔糊涂帐	208

王曙亮	音乐家	一条变色的裤子	215
房进激	舞蹈家	帕米尔牧歌	220
李 隼	作 家	得失由人不由天	224
陈德文	翻译家	升学琐记	227
陈宗宝	翻译家	人生得失知多少	231
沙安之	翻译家	往事依稀	234
姜祖麟	戏剧家	热爱生活	238
迪 之	戏剧家	我得到延安精神	241
沈继禹	戏剧家	一次挫折 终生受益	247
郭 平	戏剧家	最深刻的醒悟	250
张逸生	戏剧家	我的得与失	253
金淑之	戏剧家	得失在舞台	259
马 加	作 家	60年创作回顾	265
吕相友	摄影家	镜中千秋史	270

張 庄 的 怀 念



书 画 家 古 元

古元，男，广东省中山县人，1919年7月出生。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、北京水彩画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。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。

1938年赴延安，在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，后到农村工作，创作出一批当时陕北人民生活中新人新事的木刻作品，被授以甲等奖，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教模范。1942年在重庆举办的《全国木刻展览会》上，古元先生的参展作品受到极大欢迎，徐悲鸿先生撰文盛赞。

1949年7月任中华全国美协常务委员。1951年创作年画《毛主席和农民谈话》获文化部年画创作二等奖。1953年至1985年任中国美协第一、二、三届常务理事，1985年任中国美协第四届副主席。

1961年赴匈牙利、保加利亚等国举办个人画展，1980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，随后在新疆、广东、福建、澳

门、香港、台湾等地举办画展。

出版有《古元木刻选》、《古元水彩画选》等，代表作品有《减租会》、《烧毁旧地契》、《人桥》、《刘志丹和赤卫军》、《枣园灯光》等。

1940年夏天，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结业，组织上分配我和文学系几位同学到农村工作，目的是熟悉农村生活，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，为群众做点好事，并吸取创作的源泉，以便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。

我们背着行装来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村，遵照县政府的指示参加乡政府的工作。我和同来的同学分别担任副乡长、锄奸副主任、优抗副主任，我担任文教副主任。

我们跟乡干部们一起工作，和农民一起生活，在农民家里吃饭，按当时县政府机关的伙食标准费交与农民，每月更换一家，称作“吃派饭”。在那家吃饭时，帮房东做些家务劳动，如挑水、劈柴、推碾、烧灶等。

碾庄村共有42户人家，全村人除了一位乡政府文教主任和正在上小学的儿童以外，其余都是文盲，这种落后现象是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残酷的剥削制度造成的，自从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，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，这里的农村才开始兴办小学校，儿童们可以上学了。为了使群众在文化方面得到翻身，边区政府提出在青年人和成年人中“识一千字”的号召，这个号召也包括老年人在内。于是，在有条件的地方纷纷成立识字夜校，农闲时还举办冬学，以便人人都有上学的机会。但是，碾庄村的居民不大愿意办夜校，因为他们白天下地劳动，到天黑才回到家中，吃完晚饭要铡草喂牲畜，还有很多家务活。于

是，我就想出一个简易的办法：把土制的麻纸裁成很多小纸片，在每张小纸片上画上简单的图画，写上一两个文字，比如画一头牛，写上‘牛’字；画一只公鸡，写上‘公鸡’两个字。我每天画写20多张小纸片，分送到20多户人家，乡亲们利用酸枣刺把这些识字图片钉在墙上，见到图画就认识图上的文字，记得住，又不耽误生产，一天认下一两个字，一个月就能认几十个字，这个办法很受群众欢迎。

后来，墙上的识字画片太多了，他们就除下一部分，比较喜欢看的就留着，然后把高粱秆破开，将图片成串地夹起来，钉在墙上供欣赏之用。他们留着的是画着大公鸡、大犍牛、骡马、猪、羊等象征六畜兴旺的图片，因为这类图片上的形象好看，他们喜爱家畜，这是与他们发展生产有密切关系的。从这里，我了解到农民的审美趣味，我就以这方面的题材，创作了《牛群》、《羊群》、《铡草》、《家园》等四幅木刻，总标题是《农村小景》。刻成之后，拓印很多幅，分送给乡亲们，供他们朝夕欣赏，他们高兴地议论着刻的是谁家的娃娃，谁家的院门，谁家的大犍牛……等，我从他们淳朴的微笑中享受着创作的喜悦。

我在创作这些木刻的过程中，常常把画稿向乡亲们征求意见，他们提出过很好的建议。比如对《羊群》的草图提出“放羊不带狗不行，要吃狼的亏”；“放羊娃的身上要披一条麻袋，遮风挡雨，还可以垫在地上坐，母羊在野外下羔，把羊羔装进麻袋里捎回来，免得羊羔受冻”。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，在画面加了一只狗，在放羊娃的手腕上抱着一只出生不久的羊羔，经过这样添改之后，使画面增添了生活气息和情趣。

这四幅《农村小景》，是为碾庄的乡亲们创作的，首先在乡亲们炕头上发表。1941年，延安举办美术作品展览会，我把这

四幅木刻送去展览，受到延安观众们的称赞，著名诗人艾青同志为此写了赞扬的文章，登载在《解放日报》。1942年，这四幅木刻又送往重庆举办的全国木刻展览会上展出，受到重庆观众的好评，当时在重庆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写了文章热情赞扬，登载在当地出版的《新民报》上。之后，这四幅木刻又多次在国内外展览，很多国内国外的报纸杂志登载，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碾庄村的范围。

我在碾庄工作将近一年时间，在和农民亲密相处当中产生了深厚感情，我看见乡亲们的日常生活就如同看见优美的图画一样，促使我创作了很多木刻作品如《准备春耕》、《入仓》、《选民登记》、《小学校》、《读报的妇女》、《结婚登记》、《离婚诉》……等，我每刻完一幅作品都拓印多张、分送给乡亲们。他们很喜欢这些作品，但是对于有些表现手法提出了批评，例如对一幅《离婚诉》，首先肯定这幅画的内容，认为陕北妇女过去太受压迫，婚姻不能自己作主，出嫁后若受歧视、受虐待也不敢反抗，只能逆来顺受；如今解放了，男女应该平等，受压迫就可以起诉，但是，对于这幅画的刻法不理解，“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，长了那么多黑道道？”因为我开始学习木刻时，参考一些欧洲的木刻作品，摹仿外国的表现手法，并且把这些手法带到农村来了，乡亲们当然看不惯，他们提出的批评是应当重视的。我参照乡亲们的意见，不断地改进我的作品，力求为他们接受和喜爱。以后我又重新刻了一幅《离婚诉》，和以前的刻法不同了，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法来表现物体，画面明快，群众也就喜欢接受了。

后来由于工作调动我离开了碾庄，但仍时常想念着碾庄，并且以碾庄乡亲们的生活情景为题材，创作了《哥哥的假期》、

《减租会》、《逃亡地主又归来》、《调解婚姻诉讼》、《农家的夜晚》、《排戏》……等作品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我离开延安赴华北、东北地区工作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我仍常常怀念碾庄，觉得这一段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它对我以后的艺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曾经数次重返碾庄，探望碾庄的乡亲们。1990年夏天，我又一次重返碾庄，这次我把当年创作的一些木刻作品复制成一本画集送给乡亲们。我在画集上写了一段前言：

摇 篮

——人民，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。

1940年夏天，我来到碾庄村工作，和乡亲们一起度过将近一年的时光，碾庄是培育我艺术生命的摇篮。

1990年夏天，我又一次重返碾庄，时光过去整整50年。谨以当年在这里培养出来的部分作品，敬献给乡亲们。

碾庄，是陕北山沟里的一个很普通、很小的村庄，但它在在我心中却是很不平常的村庄，因为它给予我很多宝贵的东西。

可惜，我当年在延安所创作的木刻原板 and 拓印出来的原作，在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占领延安时期通通被战火烧毁了，是一宗不小的损失。



自 强 不 息

书画家 方滨生

方滨生，男，1913年生，四川大足人。现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中国书协会员、四川省书协名誉理事，成都市书协、全国老年书画四川分会顾问，石涛艺术学会名誉理事，少林书画院名誉顾问。

他一生致力诗书画，书法习多种碑帖，在长期精研《经石峪》基础上，另创新格，为未曾见。其书风格奇伟，气韵磅礴，变化极致。张大千先生曾作跋称赞，至佩其功力之深，神化入微。《光明日报》曾两次载文赞评，本人曾两次出版字帖。屡次参加国内外展出。曾载录入《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》。全国风景名胜、博物馆等，逾百处收有其墨迹。

我在童年时，曾上过几年私塾，从那时起，便服膺着《易经》上曾读过的一则宝训，“天行健、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其意，按当时塾师的解示，即指天体是永恒行健，而无衰替休止运行的。作为一个能正确对待人生的有志之士，就应像天体那样，永

远地自强不息迈向人生的征程。这一真理，恰好与我爽朗勤谨，进取不息的赋性相协调，一直深深地扣动着我的心弦。

在我人生起起伏伏、曲曲折折的经历中，得失杂陈，虽则一生平靖，而其间每忆及所涉历过的险厄事，犹觉不寒而栗。老夫再越岁余春秋，就将是年登大耄，这在已流逝去的78年多里，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多年国泰民安的盛世外，基本都是扰攘板荡，风雷频厉的岁月，惶惶乎几无宁日。其于人生际遇之得失休咎，即智者与忠良辈，亦殊难于预作趋避。然而于我，以服膺着“天行健”这一训则，一直进取不息，逆境顺处，相机再进，则常常又是“福兮祸所伏”，不觉竟又转入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矣。所以每当临渊履冰，化险为夷之后，不禁摇摆着头颅，大舒一口气，并忆起一句常言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”，来安慰自己，天又何曾有眼呢？其实仍在自己的自强不息耳。

在“天行健”的旨意下，进取不息，这又何所指欤？盖我当少年时，即有对诗书画的爱好，其中关于书法的前身，乃是供作应用的语言文字，因此，写字的练习机会就特别多，这对书法艺术，便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但在求学时代乃至就业以后，毕竟于学业与工作的进取是主要的，虽于诗书画的学习时间不多，但对其向往进取的精神，总是无时或忘的。就这样积月累年，也就逐步取得了对诗书画的进展与提高。

学问之道，是既要学，也要问的。而且我认定乃是一生的事，在校要学，入了社会还是要学。不少人于学校取得了一纸文凭转入社会后就像万事大吉，可以永年矣。我看这是自误芳华，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青年时期以后，还有着漫长的把自己塑造成掀天揭地英雄的大好琢磨时光，古以来，一个由不知名而到大知名的人，典范是不少的。中华此日，形势大好，作

为炎黄子孙，是可以挺胸竖脊，扬眉吐气，走向世界的时候了。因此，我常常切盼后之来者，倘能吸取“天行健”的古训，一生进取不息，学有所成，纵遇逆忤，也必将运转鸿钧。我在求学时代，于诗书画所学不多，只习字独优于同学们，老师讲恋爱，他闭门要我代他抄恋爱信，后来助成了他的花烛之喜，这使我的字迹，成了“红娘”。无疑地使我对书法的学习，就更加加强了信心，这使书法第一次对我体现了作用。

我原是四川大足穷僻乡区的一个苦学生，出乎意料地以大学同等学历于1934年于重庆报考入了四川省银行，那是当时薪酬最高、最难得到的工作机会。入行后才知道，是偏重于我的字迹清秀和作文而受录取的，这显然是书法和诗文助我越过了难关，其中，书法则是再度体现了有利作用于我的前进征途。

我入行初作见习生，派在银行经研室。三年后，我曾编撰出版了两种地方经济专书，都20余万言，颇受赞誉。后来，我逐步递升为银行分处主任和分行经理等职，其间在某市我曾为某地方权贵的新屋落成，用《泰山金刚经》书体，书过一道大匾额，一时誉满全城。这大抵又是书法于联谊上对我第三次起到了良好效应。

解放前，我一直在银行工作15年，虽然我的赋性爱好诗书画，颇不愿与算盘钱钞打交道，但我仍是以进取不懈的作风来对待工作。作经理后，颇有余暇供作诗书画的不断研习。虽则我的生活爱好是多方面的，有时也哼京剧川戏，歌曲小调，也间作雀战，打篮球，炎夏还到中流击水，更和而不流地去到肆中，漫品闲茶，但精神世界里，则总是景仰着诗书画的大雅之风的。然而却无处从师，只能自发地向书本里学，向目所及意所感的风景、古迹、名胜和市廛等地所悬展出的艺文性的东西，

如匾联、碑刻、市招等学；向行家问，向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问，这样，便积累起了逐步多的素材了，每到用时，虽还不算可以左右逢源，但心中也较有底了。

据此情况，每当兴之所至，情之所感，铺素纸，濡香墨，试运纵横天下笔，宁神静气地去捕捉臆间风华，挥洒濡染，倘完成了一幅为自己称心得道的得意之作，再以之钉展壁间，清茶淡烟，引椅睇玩，常不觉情殊乐也。于此，亦深悟明究得失与苦乐之理，是苦中有乐，乐自苦中来的。证诸先贤之创业与成学，殆无不是从苦中得来者。成学之道，畏苦畏难，则失之矣；以勤制苦，则得之矣。

1950年，我改行回到成都家中。所失去的，一是不能在作负责人，薪金低得多了；其次是，不如在金融经济供职中作负责人那样受到重视，一般文艺工作是颇难被人放在眼中的。就这样，看起来算失着，但相反，却是全符于我对研习诗书画的志趣的。我这不打眼的人，却得以一再越过了弯路与险峰，转危为安了。我一次也没受厄，实为此生之大幸，宁非得事欤！

但这其间，却曾有值得一提的事，那是在文革十年中的某一夜，散了会，人们都起身走了，突闻大声喝令，“方滨生不能走”，使我愣住，原来头头们说我的字写得又快又好，醒目受看，以赶明晨大会。其后还唯唯所命地写过多次，当时我是被圈定学习《南京政府往何处去》的那篇文章的。乃事出有因，何幸如之，却又是书法给我以福星高照，这岂非事之得也欤！

大约是1970年吧，当时我任职蜀都市美司，曾被借去武侯博物馆协助过突击挥写十道不同书体的大木匾联，颇能胜任愉快，留有好感。1973年，我年届五九，越年便及六十退休年龄，此时，我曾欲谋调到一个清雅静适的好去处，如杜甫草堂、望